

时间的 女儿

THE
DAUGHTER
OF TIME

[英]约瑟芬·铁伊

翟国欣 译

Josephine Tey

时间与权威的角逐
真相与历史的博弈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CO., LTD.

时间的 女儿



THE
DAUGHTER
OF TIME

翟国欣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时间的女儿 / (英) 约瑟芬·铁伊 (Josephine Tey)
著; 翟国欣译.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7.11
书名原文: The Daughter of Time
ISBN 978-7-5594-1003-0

I. ①时… II. ①约… ②翟…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08905 号

书 名 时间的女儿

著 者 (英) 约瑟芬·铁伊
译 者 翟国欣
责任编辑 傅一岑 王宏波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南京新华泰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印刷厂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8
字 数 185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1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1003-0
定 价 32.00 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Contents

À
套路

001



Ð
历史

057



Ð
画像

017



Ƨ
课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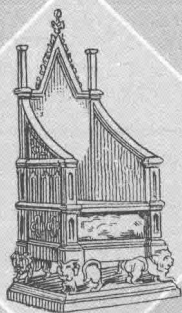
043

Ƨ
家族

067

Ƨ
骗局

093



Ƨ
圣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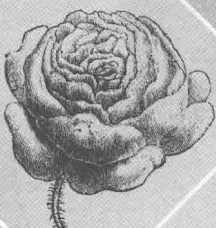
081

Ƨ
指控

111

Ƨ
无稽

131



L

失误

145



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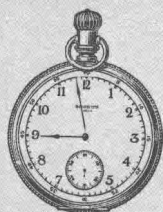
愚蠢

155

L

讽刺

169



N

高墙

199

O

邀宠

211

M

戏文

181

P

案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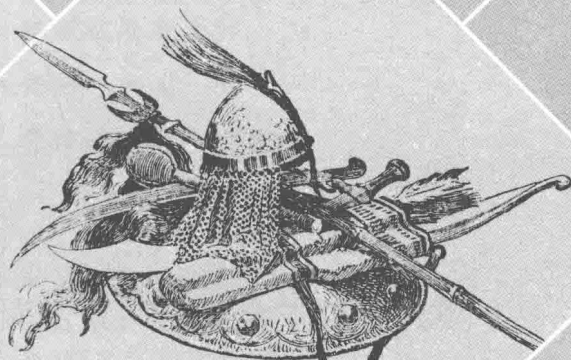
227



Q

皇冠

233





套 路

世界这么大，
难道就没有人，
任何一个人，
曾经试图做些改变？

格兰特躺在高高的白色折叠床上，厌恶地瞪着天花板。那白色而光洁的墙面什么时候新添了一道裂缝，他都清楚得很。他曾经把天花板想象成一幅又一幅地图，放任思维在里面探险，在河流、岛屿和陆地之间游弋。他用天花板玩解谜的游戏，寻找隐藏的图形——有时是人脸，有时是鸟儿或鱼类。他还用它做演算，透过那些跟定理、角度和三角形有关的题目追忆童年。事实上，除了看天花板以外，他别无其他事可做。他烦透了眼前的这块天花板。

他曾建议短粗胖把床挪个位置，这样他就能有一块新的天花板打发时光了。不过，这样一来势必会破坏房间的“协调”。而对医院来说，“协调”的重要性仅次于“干净”，二者是同样神圣而不可侵犯的。任何出格的行为都将被视为对它的亵渎。为什么不看书呢？她问。为什么不去读一读朋友们带来的那些崭新的、昂贵的小说呢？

“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人，太多的字。每分钟都有数以百万计的字被印出来，想想都觉得可怕。”

“您可真纠结。”短粗胖说。

短粗胖是一名护士，真名叫英厄姆。其实她身高有一米五八，体态还算匀称。格兰特叫她“短粗胖”是为了给自己找回一点面子。本来他搞定她就像拈起一只德累斯顿瓷器一样轻松。当然了，前提是腿脚无恙。现在的他只能任其摆布，听其差遣。然而最伤他自尊的是，在她看来，摆弄他这个一米八的大高个简直可以说是举手之劳。显然，短粗胖根本没有重量的概念。她漫不经心地把床垫从这头甩到那头，姿态就跟耍转盘一样优雅惬意。短粗胖下班后，接替她的是亚马逊。那是一个有着山毛榉树般粗壮手臂的伟

岸女人，真名叫达洛，格洛斯特郡人，每到水仙花盛开的季节她就会害思乡病。^①（短粗胖就没有这方面的困扰，因为她来自莱萨姆圣安纳斯^②。）达洛护士有着宽厚柔软的手掌和母牛般温和的大眼睛，时刻带着一副悲天悯人的神情，哪怕最轻微的体力劳动都会让她喘得如风箱一般。总的来说，被人看成“轻如鸿毛”要比“重如死猪”更让格兰特感到羞耻。

格兰特之所以缠绵病榻，成为短粗胖和亚马逊的责任，起因是掉进了一个井盖松动的地沟。在所有让亚马逊用尽力气搬弄、在短粗胖手里却显得轻飘飘的病患里面，他是当仁不让的最丢人的那一个。没有比“掉进一个井盖松动的地沟”更荒谬、更滑稽、更离谱的事了。当时他正在热火朝天地追踪本尼·斯库尔，追着追着，半个人忽然从地面上消失了。所幸本尼自己也在下一个拐角失去重心并栽到了萨金特·威廉姆斯警官手里，这多少让他心理平衡了一些。

本尼要“进去”三年，对执法者来说这本来是一个令人满意的结果。但本尼可以因为表现良好而获得减刑，而他自己却必须在医院里待到最后一天。

格兰特不再盯着天花板了，他把目光转移到一摞书上。书就放在他的床头柜上，正是短粗胖一再提醒他去读的那些昂贵的书籍。最上面的那本搭配

① 格洛斯特郡 (Gloucestershire)：英国英格兰西南部郡。黄水仙是格洛斯特郡的郡花，所以达洛护士一到水仙花期就会思念家乡。

② 莱萨姆圣安纳斯 (Lytham St Annes)：位于英国英格兰兰开夏郡，早先由临近的莱萨姆和圣安纳斯两座城市合并而成，后发展成一个海滨度假胜地。

了一幅用类似粉红色颜料描绘的瓦莱塔^①的美丽风景，是拉维尼娅·菲奇^②笔下完美无瑕的女中豪杰的苦难史。这样的女中豪杰她年年都写，书也是出了一本又一本。封面上壮观的港口景致暗示着不管女主角是叫瓦莱丽、安吉拉、塞西尔还是丹妮丝，她一定是某位海军的妻子。格兰特翻开过这本书，只是为了看一眼拉维尼娅写在扉页上的祝福语。

《汗与犁》是西拉斯·威克利的一本超过七百页的鸿篇巨制，文笔犀利又接地气。从第一段就能判断出小说延续了他的上一部作品的风格。母亲第十七次在楼上坐月子，父亲第九次在楼下醉得不省人事，大姐在草垛和情人乱搞，其他人全挤在谷仓里头。雨水沿着茅草屋顶滴个不停，粪堆里的肥料热气腾腾。西拉斯从来不忘描写肥料。在这幅图景里，肥料是唯一一个给人带来积极向上的感觉的意象，但这并非西拉斯的本意。假如世上有一种肥料的蒸气是往下飘的，他一定会将其大写特写一番。

压在封套明暗对比强烈的西拉斯的作品底下的是一本文风考究的爱情小说，封面印着爱德华时代的花体字和巴洛克式的繁复图案，书名叫《她脚趾上的铃铛》。该书充分体现了作者鲁伯特·罗赫在讽喻恶行方面的功力。鲁伯特·罗赫总能在三页之内逗得读者捧腹大笑。而读到第三页左右时，你

① 瓦莱塔 (Valetta)：马耳他的首都，欧洲文化名城，处于地中海中心地带，是该国最大的港口。

② 拉维尼娅·菲奇 (Lavinia Fitch)：女作家，在铁伊另一部小说《一张俊美的脸》里出现过，与格兰特认识。

会发现鲁伯特在模仿萧伯纳^①的写作手法。他从这位擅长讽喻却又不失宽容的大师那里学到了通往诙谐睿智的捷径——反讽。在那之后，你每读三句话就能找到一个笑点。

用一道火红色的枪焰划过暗绿色的背景作为封面的是奥斯卡·奥克雷的新作。书中人物的对话太过刻意，完全没有表现出美国式的幽默辛辣。金发美人，酒吧，追杀。令人叹为观止的一堆垃圾。

《罐头刀遗失之谜》，约翰·詹姆斯·马克著。开头两页就出现了三处破案流程上的错误。格兰特在脑海里构思了一封写给作者的信。此书至少给他带来了五分钟的乐趣。

他想不起来压在最底下那本蓝色封皮的薄书是什么了。可能是一本严肃文学吧，他想，跟数据有点关系。采采蝇，卡路里，性，或其他诸如此类的东西。

即便这种书，你也能预料到它下一页要说什么。世界这么大，难道就没有人，任何一个人，曾经试图做些改变？难不成如今人们都陷入了公式化的套路？当代作家为了迎合读者的期待写了太多一成不变的东西。当公众谈及“一本新的西拉斯·威克利”或“一本新的拉维尼娅·菲奇”时，跟说到“一块新砖头”或“一把新梳子”没什么两样。他们从来不会说“这是某某的新书”，因为他们的兴趣点并不在书本身。书只要是新的就够了，至于它到底讲了什么，人们早已心知肚明。

^① 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1856～1950年）：爱尔兰杰出的现实主义剧作家，1925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是世界著名的擅长幽默与讽刺的语言大师。



书只要是新的就够了
至于它到底讲了什么
人们早已心知肚明

如果全世界的印刷机停止工作，歇上整整一代人的时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格兰特一边这样想，一边把厌倦的目光从那摞五颜六色的书上移开。应该让文学经历一段休整期。具备超能力的人应该发明一种光束，让所有文字戛然而止。这样人们就不会在你卧床不起时送你一大堆蠢话连篇的废纸，也不会有霸道婆娘整天催你把它们读完。

门开了。格兰特听见了，却不屑于去看。他把脸转向墙面，用这样的姿态来表明态度。

他听见有人走到床边，于是合上了眼睛，希望这样可以避免可能与之发生的交谈。此时的他既不需要格洛斯特郡的怜悯，也不需要兰开夏郡的干练。随后的一瞬间，一丝来自格拉斯^①田间的怀旧气息飘了过来，带着股莫名吸引力，在他的鼻腔和大脑里肆意撩拨、游走。他在一呼一吸间细细地分辨着这种气味。短粗胖闻起来是薰衣草爽身粉的味道，亚马逊是肥皂和碘酒味。而此时在他鼻尖上萦绕的华贵气息则是“篱笆五号^②”。在他认识的人里只有一个人用这款“篱笆五号”，那就是马塔·哈拉尔德。

他睁开一只眼睛斜睨着她。很明显，她已经俯身察看是不是睡着了，现在正犹豫不决地——如果“犹豫不决”这个词可以用来形容她的话——站在那里，盯着那一摞明显未曾被翻过的书。她一只胳膊下夹着两本新书，另一只胳膊则搂着一大束白色的丁香花。她选择白丁香的理由是因为那是最适合用来点缀冬天的花朵（她在剧院的化妆间里从十二月到次年三月都摆

① 格拉斯（Grasse）：法国东南部小镇，被誉为世界香水之都。

② 原文“L'Enclos Numero Cinq”，是作者为了戏谑香奈儿五号而杜撰的香水名字。

着这花)，还是因为它们与她今天黑白混搭的穿衣风格相映成趣，格兰特就不得而知了。她头上是一顶簇新的帽子，搭配她常戴的那串珍珠。珍珠曾是他用来安抚她的好办法。她看上去很英气，很巴黎，而且谢天谢地，没有一丝医院的味道。

“我把你吵醒了，艾伦？”

“没，我没睡着。”

“看来我是多此一举了，”她把带来的两本书丢在其他被无视的书册旁边，“但愿这两本书能让你更感兴趣一些。你就不能试着读读我们的拉维尼娅吗？”

“我什么都看不进去。”

“你是不是又疼了？”

“疼死了。不过既不是腿疼也不是背疼。”

“那是哪儿疼？”

“我堂妹劳拉说这是‘无聊闹的’。”

“可怜的艾伦，你家劳拉说得没错。”她把一束水仙花从对它们来说显然太大的玻璃花瓶里抽出来，用她最优雅的姿态之一将它们丢进洗脸盆，再把丁香插进去，“有人说无聊的情绪就像一长串呵欠，其实当然不是，它是一种微妙的、磨人的东西。”

“太微妙，太磨人了，就像被荨麻扎了一下。”

“你为什么不找点事做？”

“利用眼下的大好机会？”

“利用这机会改善你的心态，更不用说，这对你的精神和脾气也有好处。”

你可以学一门哲学，或者瑜伽什么的。不过，我觉得对于一个善于分析的大脑来说，思考抽象的概念可能不是它的长项。”

“我的确想过复习一下代数。上学那会儿我没好好学它，感觉好像欠它点什么似的。但是最近我已经对着这块该死的天花板做了太多的几何题，有点厌烦数学了。”

“嗯，以你现在这个状态，我看玩拼图的建议也没用。填字游戏怎么样？如果你觉得不错，我可以给你带本填字书来。”

“千万别。”

“当然啦，你也可以自己给自己出题。我听说出题比做题有意思。”

“也许吧，但一本字典足足有好几斤重，况且我一向反感在工具书里查东西。”

“你爱下象棋吗？我不记得了。喜欢解棋局吗？白子先走，三步将军什么的。”

“我对象棋的兴趣仅仅停留在视觉上。”

“视觉上？”

“非常有装饰性。马、兵还有其他棋子。很高雅。”

“真有意思。我本来可以给你带一套玩玩的。好吧，不说象棋了。你可以搞点学术研究。那也是数学的一种——为悬而未决的问题找解法。”

“你是说悬案吗？过去所有没解决的案子都在我脑子里，它们不会再有进展了。我这个躺在床上的人更不可能做什么。”

“我指的不是苏格兰场的卷宗。我是说那些更——怎么说呢——更经典的东西。那些让全世界困扰了好几百年的东西。”

“比如什么？”

“比如珠宝盒里面的密信。”

“哦，你说的该不会是苏格兰的玛丽女王吧！^①”

“为什么不能？”马塔问道。她和其他所有女演员一样，对玛丽·斯图亚特这个人怀着朦胧的憧憬。

“也许我会对一个坏女人感兴趣，但对笨女人绝对不会。”

“笨？”马塔用她最好听的伊莱克特拉^②式的女低音说道。

“非常之笨。”

“艾伦，你怎么可以这样说！”

“若是没了头顶上的那套行头，人们才不会注意到她。都是那顶小帽在迷惑人。”

“你是说，如果她戴着一顶遮阳帽，她的爱就没有那么伟大了？”

“她从来没有大爱，不管戴哪种帽子。”

马塔气得就像剧院叫她去演一辈子那么长的戏却只给她一个钟头的时间化妆一样。

“你为什么会那样想？”

“玛丽·斯图亚特身高超过一米八，而几乎所有身材过高的女人都是性冷淡。随便找个医生都能告诉你这一点。”

① 相传苏格兰玛丽女王曾经写密信给博斯韦尔伯爵，信被后者保存在一个珠宝盒中，后被女王的政敌以此作为她出轨和参与谋杀前夫达恩利的证据，但也有人认为信件是蓄意伪造的。

② 伊莱克特拉（Electra）：古希腊神话中为替父报仇而设计弑母的女子。

说到这里，他突然感到有些奇怪。在把塔把他当备胎的这么多年里，他从未把她对男人出了名的冷淡态度和她的身高联系起来。塔自己并没多想，她的注意力还停留在心爱的女王身上。

“至少她是一位殉道者，这个你无法否认。”

“殉身给什么了？”

“她的信仰。”

“风湿病是她唯一殉身过的东西。她先是罔顾教皇的许可嫁给达恩利，后来又和博斯韦尔举办了新教婚礼。”

“接下来你就要告诉我她连囚犯都没当过了。”

“你的问题在于，在你的想象中，她被关在城堡顶端的小房间里，窗户上安着栅栏，只有一个忠诚的老仆人陪她一起祈祷。事实上呢，她住在一栋拥有六十个仆人的私人宅邸里。当仆人减少到可怜的三十人的时候她就开始抱怨了。等到只剩下两个男秘书、几个女伴、一个裁缝和一两个厨子的时候她简直屈辱得活不下去。然而这一切开销全靠伊丽莎白女王自掏腰包。伊丽莎白养了她二十年。在这二十年里，玛丽·斯图亚特从未停止过向全欧洲兜售她那顶苏格兰皇冠，希望有人能揭竿而起，好让她重新夺回失去的宝座——或者说是伊丽莎白身下的宝座。”

他看了看塔，发现她正在微笑。

“好点了吗？”

“什么好点了吗？”

“那磨人的刺痛。”

格兰特笑了。

“是的，我刚才都忘记了它们的存在了，这也算是玛丽·斯图亚特做了一件好事。”

“你为什么知道这么多玛丽的事？”

“在学校的最后一年我写过一篇关于她的论文。”

“你不喜欢她，我猜。”

“就我目前对她的了解，是这样的。”

“你也不觉得她是个悲剧人物。”

“不，她身上的悲剧意味很浓，但绝不是主流看法赋予她的那样。她的悲剧在于生为女王却只有村妇的眼界。和街坊都铎太太之间相互攀比是无伤大雅的，有时还很有趣。即使它可能会让你投入过多、债台高筑，充其量影响的也只是你一个人，但是如果把同样的伎俩用在国家大事上却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以治下千万子民为赌注去挑战一个皇权对手，最后只能落得个众叛亲离的下场。”格兰特想了想，接着说，“她要是去女子学校当校长，一定会相当成功。”

“你真过分！”

“我没恶意。学校里的同事们会喜欢她，女孩子们会崇拜她。奈何生于帝王家，这就是我所说的她的悲剧所在。”

“好吧。看起来珠宝盒里的密信也没戏了。还有什么？铁面人^①吗？”

① 铁面人：路易十四时代巴士底狱的一名重要囚犯，于1703年死于狱中，时年约45岁。他是历史上最富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围绕其真实身份有各种猜测，众说纷纭，至今没有定案。